



金岡

著 陶 葉
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

書藝文彙大新

鋼

著陶 葉

行印社版由人工

【書號】8192【頁數】76頁【定價】3200元【冊數】17000冊

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• 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 •

定 價：3.00元

目 錄

仇恨.....	12
小唐.....	19
過完『七七』再結婚.....	28
紅色的鋼流.....	34
「老大哥同志，你別走！」.....	37
家裏和工廠裏的喜事.....	48
鋼.....	58

仇 恨

在吃中午飯的前十分鐘，燒茶爐的老趙便把大夥的飯盒提到休息室。王和平的飯盒和李烈成的飯盒，老是放在一起，一個是黃澄澄美國飯盒，一個是有藍花花的中國飯盒。

王和平提着飯盒總是笑嘻嘻的，李烈成看着他那個美國飯盒，總是瞪着眼嘴巴嚙得像個秤砣一樣。

兩個人最近吃飯總是竊坐在一塊兒，面對面。這時王和平夾着肉，一大口，一大口吃着飯。李烈成也吃着，眼睛還是不停地看着王和平的美國飯盒，兩道濃黑的眉毛緊鎖在一起。不防王和平因為吃的急，噎了一口飯，他連伸舌頭帶眯眼，三、四顆米

粒就飛到李烈成的飯盒裏。李烈成把筷子往桌上一擡：「怎麼啦？我的飯盒在那不動會得罪了你！」王和平正噙得臉紅脖子粗的時候，一聽李烈成刺激他，也板着臉把飯盒重重一放說：「我又不是有意的，何必要這個態度？」

李烈成今天和王和平動這種態度，並不是因為王和平噙了他一口飯，是因為早已他就討厭他那個美國飯盒。

提起美國飯盒，有一段傷心事在裏面：李烈成在日本鬼子時代就到這個廠子來上班，那時他一家七、八口人全靠他一手養活。他家離廠子挺遠，每天中午得在廠裏吃飯，那時他家窮得掀不開鍋，日本人發給的「滿天飛」（橡樹粉）還搶着吃，便用手巾包着點「滿天飛」到廠裏來。國民黨來後，常常兩三個人搶吃一碗飯，他根本沒有錢買個飯盒。有一次什麼救濟總署來「施放恩惠」時，他領到半袋洋麵和一個美國飯盒。這飯盒對他還便利，每天在家裝滿飯帶來，放在廠外那個賣煮圓子的老洪那邊，到開飯時一熱，就熱騰騰地吃了。

那天下午，他剛下班，就去熱飯，他已三月不知肉味了，這回飯盒裏，他媳婦給他切上四片肉放在浮頭，他一邊熱着一邊瞧着飯盒。

忽然那邊來了幾個眯着綠豆般的眼睛喝得醉醺醺的美國兵，一個國民黨的軍官跟着他們，用着半洋半土的話陪着說：

「老美OK頂好！」

「頂好！」一個老美翹起大拇指。

「頂好！」又一個老美翹起大拇指。

那個大個子老美把一個鞭炮悄悄放在擺紙烟攤的那個女人的脚下，「啪！」的一聲。

「頂好！中國姑娘！」老美全都得意地叫着笑了。

「頂好！」「頂好！」那個國民黨的軍官，也跟着拍着手叫着，就像個哈吧狗，搖頭擺尾的。

李烈成瞪着大眼睛瞅着老美們那個熊吊樣子，却不知自己的飯熱好了，賣圓子的

老洪給他放在板檯上，一隻老美帶着的狼狗，跳過來把他飯盒扒翻，把浮頭四片肉一口吞下去了。李烈成眼珠子都要豁出來了，就地揀塊磚頭就對準狼狗腦袋撻了一傢伙。他還想揀二塊，却不防四、五個老美走過來撲上來要打他，他一轉念：『難道中國人不如美國狗，狗搶了我的肉，還不許我打牠』，就不服氣地一腿掃倒兩個，却不料另一個美國兵從後邊掏出大拉八槍，『呸！』的一聲，沒有打中他，却打中了飯盒。附近買東西的人都跑光了，老美又對準李烈成的大腿『呸！』的就是一槍，他痛昏了過去。……

子彈還沒踢着骨頭，打去一塊肉，他一個月沒有上班，他父親也害病，因為他一個月沒上班沒開支，買不起藥治，又愁又餓就病死了。

從那時起他一看見美國飯盒就生氣，就想起他腿上那塊傷疤、他死去的父親。

他和王和平都在汽錘組幹活，剛才吵過了架，現在兩個人又開起汽錘來。李烈成袖子一捲，大胳膊一揮，大汽錘像山一般壓下來。王和平手中拿着連桿，心裏直捉

摸：「真奇怪，我幾顆米粒就惹得小李發這麼大的脾氣！看你那個樣子像個小老虎那樣兇！」李烈成看他那個慢騰騰的樣子，心想：你就是吃飯是英雄，幹活是狗熊樣子！他開了一會汽錘又想到那個美國飯盒了，氣不過，便開口向王和平說：

「你那個美國飯盒那點好？」

「能熱飯，不掉磁。」

「扯雞巴蛋！」

「笑話！美國貨就比咱中國貨好。」

李烈成氣得兩眼直冒火，但掉頭一想：他對美帝還沒有啥認識吧！便試探他說：

「美帝比日本鬼子咋樣？」

「沒有日本兇。」

「比國民黨呢？」

「也沒有！」

「照你說他們真不壞啦？」

「反正我上班時，沒有碰見美國人壓迫過，我家還得過救濟總署半袋洋麵和那個飯盒。」

「這！美國人就是你爸爸啦？」

「李烈成，你別罵人！」

兩個人說着，就動起手幹開了。

李師傅、小趙、小王，趕緊走過來把他倆拉開。李師傅知道他倆想法不同，便

說：

「王和平你上班比較來的遲，對美帝壓迫認識還不够，老李吃過美帝不少的虧，你們倆說不到一塊兒。剛才工會來通知，說今天下午五點在俱樂部開時事報告會和控訴美兵罪行會，咱們都去參加一下，回來你們就不會再吵架了。」

李烈成暫時忍住了火性子，王和平也不吭氣了，心裏結了個疙瘩，兩個人不言不聲地又工作開了。

時事報告會開後，接着就開控訴會。

工友們過去受過美帝壓迫與侮辱的都站起來說話了。製爐場的老工人王文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他的苦受的最多，他翹着鬍子說：『美國人在我記事起他們就侵略中國。他說八國聯軍進北京時，就有他們的份，那時我住家在北京，我還記得三更半夜美國鬼子一手拿槍一手拿着酒瓶，打開我家的門，要花姑娘，我妹妹吓得藏在床底下，才沒有被他糟蹋；同院的李大嫂就被他們強姦了。美國鬼子在抗日勝利後，到咱這裏紮營盤，我姪女她是個寡婦，八月中旬的前一天晚上到街上買東西，被美兵拉上古普車，到野外給強姦了，她回來後就喝大烟死了，撇下個六歲的小姑娘。……同志們！咱們都是中國人，誰願意把自己的妻女給人姦污？沒有別的話說，咱們工人只有加油幹活，在生產上多努一把勁，就等於抽出美帝一根筋。』他講完後，事務科李小珍女同志走上講台，她的臉色發青，渾身發抖着說：『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着，天還沒黑透，一個美國兵，一把把我抱住……我不說了。』她氣憤地走下台來。這時李烈成走上台來，他把褲腿扒開，把那一塊槍傷露出來給大夥看，接着他把自己因為

美國飯盒被美國兵打了一槍的事說了一遍。他握着拳頭咬着牙說：「同志們！抗美援朝，保家衛國，我們工人階級要把工廠變成戰場！把工具變成武器！爲祖國人類的和平，我們要貢獻出最後一滴血！」他講完後，全廠工人都咬牙切齒，大家一起呼口號：「爲人類和平我們要貢獻出最後一滴血！」王和平走過來含着淚水握着李烈成的手說：「老李，我可看透了美帝，早先我算是坐井觀天，見得不多，你別見怪，生產上幹他！必要時，走到前線幹他！」

第二天李烈成和王和平的大汽錘轟轟噹噹，像戰場上戰鼓一般地上下飛舞，頭一天就多出產三角鐵半噸。

小唐

我們廠的司機叫唐輝，平常吊兒啷噠，一高興像個打足了氣的球一樣氣膨膨的、活潑亂跳的，一不高興，就耷拉着頭，像死了半截子的水鴨子似的怪懶勁的。

論年紀，他今年才二十六歲，還是個大孩子；論技術，他却是個老行家，有十年開車的歷史了。他十五歲時，就在天津怡和洋行跟一個紀師傅當助手學徒，擦了兩年車，還沒有摸上方向盤，紀頭是一個躁性子人，遇見一點不順心的事，就要發脾氣，罵人，一張口就是『鬼崽子！』『王八操的！』有一回送英國人蓋基上輪船，車走到半道，輪胎扎了個釘子，跑了氣啦！英國人把他罵了一頓，踢了兩腳，叫了一輛車子走了，他沒地方出氣，就照樣地把小唐罵了一頓，踢了兩腳。小唐呢？祇有啞巴吃黃

連說不出苦來，祇有低着頭皮，應承錯。

學開汽車，得等到紀頭高興順心才行，在紀頭沒教他之前，小唐心裏非常癢癢，老想偷着開，等紀頭晚上回家後，他就把汽車房開開，用千斤鼎，把汽車後輪的軸頂起，開開電門，一路馬達，換上二檔，車子輪，就在原地轉動起來。等紀頭教他第三次時，他已經能用三檔，開得挺快了！「你這小子，不差！才第三次就像狗攪鴨子，開得呱呱叫了。」

不到半年，小唐的開車技術學得「頂呱呱」了，便瞞着紀頭偷偷去考了日本人大沽港務處運輸隊的司機。考上後，他向紀頭說：「我要走了！紀師傅！」紀頭莫名其妙：「爲啥事？」小唐半天沒吭氣，老紀頭着急了：「一槓子壓不出個屁來，快說，到底爲啥事？」小唐想：「不說就不能走成路。」最後鼓着勇氣說：「我考上大沽運輸隊的司機了。」紀頭袖子一甩：「好！是我教出來的，你走吧！」隨着掏出五塊錢給他走了。

小唐到了運輸隊，開了一部福特載重卡車，一天要到天津來一趟運器材，開起車子，就像大姑娘坐花轎那樣高興，沒幾天，他就把帶黃魚（私自搭帶客人）和喝老酒（賣汽油）都學會了，不到一年，自己也弄了一點錢，買了兩套衣服，梳起油兒水滑的飛機頭來了。『技術人員，要穿得像個樣。』他把紀頭那種兇躁的脾氣也學上了，動不動就罵罵自己的助手。

抗戰勝利後，國民黨來接收運輸隊，來的一個隊長，因為看他的技術很好，就把他送給港務處蘇處長當司機去，他心裏想：『這一回，可再不會被人家瞧不起了吧！』誰知道，有一回，什麼個李師長兒子結婚，在國民飯店，每人一份西餐，於是他也走進去坐在長桌邊，在還沒吃飯時，一個叫李副官的向他問：『台端，官銜怎麼稱呼？』他臉一紅：『我是蘇處長的司機生。』那個副官把眼一瞪：『噢！汽車夫！那請到下面去等一會吧！吃完了再開你們的！』他就被這樣的請了下去，臉當時紅得比猴子屁股還紅，心氣得像氣缸爆炸了，回到車子上，他大罵一句：『難道開汽車的司機不是人？』把他的助手嚇了一跳。

解放後，工人翻身做了主人，他來到這個廠開大道奇車運煤，「汽車夫」再也沒有人叫，做啥事也都順心順氣；唯獨有一樣，他最頭疼，那就是「學習」上大課。

過去，在外頭跑慣了，他的心，就像個汽車輪子，停下來，還想轉游轉游，一刻也坐不住，工作完了，總想到外頭轉游轉游。又加這個車子是個老車子了，已經跑了兩萬多公里，內部的機件，有很多地方，需要換；開完了，每天要洗擦，檢查一下；幹完這些活，上大課的鈴響了，他總是躲滑，向他們小組長說：「車子上的空氣濾油器要拆下來洗呀！」再不就是：「黃油嘴上，要加油！」他看見大夥上課去了，就悄悄地回到房裏，把工作服一脫，換上翻領襯衣，登上天藍色的工褲，皮鞋一擦，不是到京戲院看戲，就是到那些野女人那兒胡鬧一陣，每天晚上，總得到十一、二點鐘才能回來。

不學習，好多事就不知道，思想當然不會有進步，偏偏他又有個小聰明，聽見你說：「防火防特」他也能記下來，你問他，他也能跟你「白話」一大套，像這樣一瓶子不滿，半瓶子晃蕩，可真壞事。